

● 作者/Tony Lawrence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黃坤銘

愛沙尼亞小國突圍

Estonia: Size Matters

取材/2023年第10卷第2期稜鏡季刊(*Prism* 10, No. 2)

愛沙尼亞國土狹小、天然資源有限，面對俄羅斯虎視眈眈，毅然決然傾全國之力與之抗衡，並以靈活外交手腕取得北約與歐盟會員資格，聯合諸國之力集體反制。

(Source: Shutterstock)

2018年2月24日，首都塔林民眾聚集老城區座堂山城堡(Toompea Castle)，慶祝愛沙尼亞獨立一百週年。(Source: Shutterstock)

愛沙尼亞國土狹小、資源有限，難以對抗俄羅斯敵對活動。就像其他小國，愛沙尼亞必須更專注發展與妥善運用適切手段發揚國家權力。

因此，1991年，愛沙尼亞恢復獨立。從那時起，愛沙尼亞採取兩種互補手段來運用國家權力：

1. 參與國際框架。
2. 利用國家權力要素自保，免於俄羅斯敵意行動影響。

在國際框架內，愛沙尼亞使用外交、資訊、軍事、經濟、金融、情報、法律/執法、政治、社會及基礎設施等工具(以下簡稱DIMEFILPSI)，採取兩種方式對抗俄羅斯。第一，與其他國家合作直接針對俄羅斯，以發揮加乘影響力。第二，通過影響國際框架內的盟國來提升愛沙尼亞地位，促使盟國在俄羅斯問題上支持愛沙尼亞與其利益。這種間接使用國家權力工具的行為，經常在小國「以小搏大」過程中上演，藉此發展與推廣有利於其他國家的特定能力。

愛沙尼亞運用國家權力要素的第二種方法比較著重國內作為，確保自己免於俄羅斯敵意行動影響。¹ 這種方式可視為建立韌性，包含消弭愛沙尼亞境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計畫，以及制定戰略溝通政策，讓人們參與且瞭解國家安全相關活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述明韌性在現代安全思維的重要性，認為韌性是「可信嚇阻與防禦，以及有效履行聯盟核心任務的重要基礎」。²

第二種方法對愛沙尼亞日常安全更為重要。建立韌性措施可提高社會應對風險的能力，足



2014年9月3日，美國時任總統歐巴馬(左)與愛沙尼亞時任總理羅伊瓦斯(Taavi Roivas)，對兩國塔林當地駐軍實施精神講話。(Source: 達志/AP)

以反制俄羅斯的政治作戰。俄羅斯有明確的長期目標，即在歐洲與全球安全體系中角逐高位，因此試圖採取行動削弱當前西方主導的安全架構。俄羅斯多次試圖挑戰西方安全架構與盟國間凝聚力，例如持續侵略烏克蘭、2008年攻擊喬治亞、軍事干預敘利亞內戰，以及可能策劃2007年愛沙尼亞網路攻擊。雖說此類重大挑戰並不常見，但俄羅斯持續透過檯面下敵對行動追求長期目標，製造不確定性與混亂，從而削弱目標國家的信心。

俄羅斯對愛沙尼亞的常態性敵意行動包括侵犯領空、網路

入侵、指控愛沙尼亞歧視國內23.7%的俄羅斯族裔及不友善資訊政策(聲稱愛沙尼亞反俄導致未能批准愛沙尼亞—俄羅斯邊界條約)。³ 這些行動經過深思熟慮，而且往往時機恰到好處。例如，2014年北約威爾斯峰會(Wales Summit)期間，美國時任總統歐巴馬在塔林(Tallinn)對盟國重申安全承諾兩天後，俄羅斯間諜就從兩國邊界的愛沙尼亞側，綁架一名愛沙尼亞特工。⁴

因此，俄羅斯可被視為正在對西方進行政治作戰(一種竭盡國家外交、資訊、軍事及經濟能力實現戰略目標的戰略)。⁵ 這種惡意手段可能在目標國家造成

民眾不安、破壞國家安全，目標國家當局必須保持警惕、適時予以回應，⁶ 而DIMEFILPSI則提供各種可用資源。

構想與背景

2001年，愛沙尼亞首度公布《國家安全構想》(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概述國家安全方針，並於2004、2010及2017年更新。⁷ 愛沙尼亞獨立後不久，波羅的海國家拒絕中立、與北歐或中歐國家結盟及就近與俄羅斯建立外交關係等選擇方案。波羅的海國家一致認為，只有與西方結盟並加入北約，國家安全才無後顧之憂。1993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總統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即使當時俄羅斯軍隊仍駐紮三國境內，⁸ 但三國元首都體認到國家軍隊無法抵抗俄羅斯大規模軍事入侵，應以加入北約為主要目標。⁹ 愛沙尼亞同時試圖加入歐盟，此舉需要外交、法律及經濟方面共同努力，改革國家經濟、修訂國家法律，以滿足歐盟法制要求。

前述期間，國家資源有限，國家安全思維主要訴諸軍事武力，認為國防軍是運用國家權力主

要工具。這種思維延續至今，愛沙尼亞整體國防概念獲得廣泛政治與公眾共識：國防應該根據北約目標編列預算、投入國家整體力量，以及以男性公民全面徵兵制度為基礎。愛沙尼亞加入北約需要孜孜不倦的外交協商，以摒除西方國家內心疑慮，認同北約擴張的好處。不出所料，前述整合作為成為2001年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構想》重點，其中特別關注國防軍的角色。該構想論述歐盟一體化，主要以愛沙尼亞未來軍事參與歐盟制定的《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與相

對應行動當作基本架構。正因為如此，「支持實現愛沙尼亞的歐洲一大西洋一體化目標」¹⁰ 增列為國防軍第二項任務。但是，2001年《國家安全構想》也承認其他權力工具在建立國家韌性的重要性(儘管沒有任何類似「權力工具」的術語，也沒有將「韌性」形塑為構想)。法治、人權、強大自由市場經濟、內部安全與執法、衛生、農業及環境政策都被列為國家安全關鍵組成要素。

2004年，愛沙尼亞加入北約與歐盟後，後續三個版本的《國

家安全構想》都概括更廣泛的安全威脅概念，因而需要更全面的應對措施。文件內容大多聚焦運用DIMEFILPSI建立社會韌性，以及論述愛沙尼亞在國際框架下執行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標。

2004年中，愛沙尼亞已身處世界最強大軍事聯盟與數一數二經濟體的保護傘下，而當年《國家安全構想》所提出之後現代威脅評估與應對措施，反映伴隨這些變化而來的雀躍之情。然而，俄羅斯仍然是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的心頭大患，儘管《國家安全構想》對其幾乎隻字未提。此一構想對愛沙尼亞全新盟國釋出強烈信號，顯示該國共同分擔後現代展望，同樣關切關鍵議題，準備攜手合作研擬解決方案，而這也說明公開國家安全政策也可能成為提升國家權力的資訊手段。

2010年《國家安全構想》內容與先前版本類似(包括依照聯盟規範運作與建立社會韌性)，儘管比以往更強調韌性。本版出現「韌性」一詞，並在其中一章廣泛討論，列舉確保關鍵服務、電子與網路設備、運輸與能源基礎設施、環境、金融體系及公共衛



2004年愛沙尼亞加入北約與歐盟後，積極運用DIMEFILPSI建立社會韌性、提振國內民生經濟，造就當前國內繁榮富庶景象。圖為塔林老城區維魯城門(Viru Gate)熙熙攘攘，民眾與遊客漫步交談的模樣。(Source: Shutterstock)

生等要求，以及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區域發展與整合。另外，引進「心理防衛」概念——這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空泛概念，學術界事後普遍理解為旨在「保護愛沙尼亞社會大眾的心態與價值觀免受敵意資訊作戰影響」。¹¹ 然而，並未提供產生心理防衛的指導方針。

2017年《國家安全構想》是最新版本，雖然維持先前論述，但在建立韌性方針中，使用更貼近DIMEFILPSI模式的語言：

反制安全威脅與風險需要採取預防措施，如果這些措施仍有所不足，國家應準備採取積極步驟。外交、資訊、軍事、經濟及社會措施的整體效益必須產生足夠嚇阻，以防止敵對勢力攻擊國家與公民，進而維持政局穩定。

該構想還指出：「除了政治、外交、資訊及經濟手段外，俄羅斯運用軍事力量實現目標。」雖然目前構想採用DIMEFILPSI模式，但僅於文件內容編撰。主要章節(目標與指導方針)中，包含涉及外交、軍事防禦、保護憲法秩序與執法、衝突保護與危機管理、經濟安全與配套基礎設施、網路安全、保護人民、社會韌性、社會和諧及國家未來發展(人口統計、永續發展與科技)的次章節。該構想持續強調心理防衛的重要，並導入「戰略溝通」相關概念。

最後，值得注意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構想》後續版本與俄羅斯相關內容的演變。雖然2004年版對俄羅斯隻字不提，但2010年版(2007年，俄羅斯對愛沙尼亞發動網路作戰後問世)指出俄羅斯使

用政治、經濟、軍事及能源手段實踐目標。儘管如此，2010年版對俄愛關係樂觀看待，並表示愛沙尼亞希望雙邊公開對話與尋求務實合作。然而，2017年版在俄羅斯非法入侵烏克蘭後問世，明確指出俄羅斯是不穩定的根源：「俄羅斯不可預測、侵略性與挑釁舉措(如侵犯領空、攻勢軍事演習及核威脅)造成區域不穩定。」在持續倡導公開對話與務實合作之時，這個版本也支持「持續執行限制性措施，直到威脅來源消除為止」，首次公開承認使用DIMEFILPSI對抗俄羅斯的成果。

眾志成城：軍事力量

愛沙尼亞公民非常重視軍事能力，視國防軍為直接影響俄羅斯與盟國及支持建立韌性的工具。愛沙尼亞全面防禦體系旨在動員整體社會力量，整合全般力量，直接或間接對抗俄羅斯。

就國家權力手段而言，軍事能力不僅相當重要，在愛沙尼亞社會也具有獨特地位。這種獨特地位其來有自，部分原因可追溯到1940年，當時愛沙尼亞政治階層天真期望，藉由默許蘇聯在領土駐軍這個最後通牒，就可以避免戰爭。事實上，屈服於莫斯科導致愛沙尼亞遭蘇聯併吞，被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著被蘇聯占領長達50年。許多愛沙尼亞人堅信，如果當時政客允許軍隊揭竿起義，愛沙尼亞本可像兄弟國芬蘭那樣維持獨立地位。¹² 當然，這種觀點從未得到驗證，但武裝部隊仍然被視為(有時甚至自認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真正的守護者，而且比無能政客更為愛國。1940年，愛沙尼亞發現自己孤立無援，當時引發一場辯論，探討國家該不該依賴集體防衛體系，以及何時該動員大規

模後備部隊來捍衛國土。一般而言，文人主導的愛沙尼亞國防部傾向採取加強合作的防衛模式，而愛沙尼亞國防軍則傾向於自力救濟。

此種情況導致愛沙尼亞國防軍有更多話語權、國防事務也逐漸成為焦點，而愛沙尼亞國防軍社會地位獨特，試圖影響立法，甚至聲稱國防軍在憲法上可與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及司法機構相互制衡。¹³ 五位國防參謀長退役後的職涯發展也體現軍隊的獨特地位：三人獲選為國會議員，另一人當選歐洲議會議員。

更廣泛地說，軍事當道風氣在法律條文中明顯可見。根據愛沙尼亞法律，所有男性公民應入伍服役8至11個月，隨後轉服為期數年的後備役。此外，國防列為高中選修科目，編列國防預算支應室內與室外課程計70門。¹⁴ 志願性的愛沙尼亞防衛聯盟(Estonian Defense League)有17,000名成員，三個附屬組織共有11,000名成員：包括婦女志願防衛組織(Women's Volunteer Defense Organization)、年輕之鷹(Young Eagles)及家中女傑(Home Daugh-



愛沙尼亞防衛聯盟女性成員全副武裝執行任務。(Source: Estonian Defense League)

ters)。¹⁵

愛沙尼亞公民對國防事務凝聚強烈共識。80%民眾信賴國防軍，認為國防軍的可靠程度僅次於警消。境內種族對國防軍的信賴程度如後：89%愛沙尼亞裔與63%俄語少數民族信任國防軍。¹⁶ 60%民眾表示，國難時願意參與國防事務(愛沙尼亞裔為66%、非愛沙尼亞裔為46%)，而91%民眾認為徵兵制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必要(愛沙尼亞裔為93%、非愛沙尼亞裔為83%)。¹⁷

或許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愛沙尼亞強調軍事力量是展現國家權力的工具。俄羅斯發動大規模軍事襲擊的可能性也許微乎其微，但卻不容忽視。自2008年以來，俄羅斯斥資改組武裝部隊並執行現代化。儘管北約全球軍事能力大幅超越

俄羅斯，但在烏俄戰爭前，俄羅斯擁有(可能戰後會著手重建)相當程度局部優勢：根據蘭德公司兵棋推演系列的假設，針對波羅的海地區衝突，俄羅斯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的戰鬥部隊數量幾乎是北約的兩倍半，主戰車(Main Battle Tank, MBT)數量幾乎是北約的六倍，自走榴彈砲(Self-Propelled Howitzer, SPH)數量是北約十倍以上。¹⁸ 果決的俄羅斯可以迅速奪占一個或多個波羅的海國家，並利用過往斥資打造的遠程武器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略，防止北約部隊外部干預。¹⁹ 愛沙尼亞軍事力量不可或缺，將會是反制外部侵略的主要手段。愛沙尼亞捍衛到底的決心明確闡述於國防戰略：

不論遭逢任何情況，愛沙尼亞都會戮力自我防衛，不計代價抵禦外侮。如果暫時失去部分領土主權，愛沙尼亞公民仍會在境內抵抗到底。……軍事防禦規劃將納入準軍事行動，諸如游擊作戰與抵抗運動。

為了進一步堅實國防，多年來，愛沙尼亞國防預算維持國內生產總值2%以上。²⁰

國防軍的第二項職責是，確保愛沙尼亞能夠協力應處國際危機，履行自身承諾。1995年，愛沙尼亞國防軍首次進駐聯合國駐克羅埃西亞(Croatia)、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簡稱波赫)維和部隊，自當時起，陸續參與中東、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及中非作戰行動。²¹

獨立初期，愛沙尼亞參與國外行動，藉以展現戰備整備，願意承擔北約成員國義務。加入北約後，愛沙尼亞攜手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為自身聯盟利益而奮鬥——例如區域防禦計畫、賦予波羅的海空中警戒任務永久地位，以及盟國在波羅的海地區



愛沙尼亞將國防列為高中選修，編列70門室內與室外科目，藉此凝聚公民國防事務共識。(Source: 達志/AP)

常態駐軍。波羅的海地區官員堅信，這種間接使用軍事工具手段非常重要，可使他們有信心在聯盟中追求自身所需，並在對抗俄羅斯方面，督促北約制定有利波羅的海地區的相關政策。²²

情報

愛沙尼亞涉外情報局(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隸屬國防部，導致社會更加重視軍事事務。鑑於情報組織屬於機密單位，所以很難評估其對提升國家權力的價值。然而，歷史資料顯示，愛沙尼亞情報部門風評不錯且對俄羅斯知之甚詳，對盟國與夥伴國助益匪淺。²³

俄羅斯將愛沙尼亞列為優先情報蒐集目標。俄羅斯情報部門特工肯定在愛沙尼亞境內相當活躍。一些知名特工已遭逮捕服刑²⁴——前述狀況顯示，愛沙尼亞情報部門可能已遭俄羅斯大幅滲透，²⁵ 或者是愛沙尼亞國內情報部門(當地稱為Kaitsepolitseiamet或Kapo，咸認為前東方集團[Eastern Bloc]最優秀的機構)反制效率高。²⁶ Kapo在年度審查中報告部門行動，描述俄羅斯在愛沙尼亞收集情報的各項舉措、Kapo成功的反制作為，以及揪出涉嫌與俄羅斯合作的組織與個人。因此，Kapo也是不容忽視的資訊領域反制工具。²⁷

外交

俄羅斯全面攻擊烏克蘭前，愛沙尼亞與俄羅斯外交互動雖然不多，但至少還算穩定，雙方均不認為前述情況會有所改善。²⁸

俄羅斯外交人員從未正視愛沙尼亞外交事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委員會與美國共同施壓，迫

使俄羅斯在愛沙尼亞獨立後撒手愛沙尼亞國內事務。這也顯示，小國若無國際支持，很難與周邊大國周旋。²⁹ 當前，俄羅斯對解決愛沙尼亞與俄羅斯邊界條約長期爭端興趣缺缺。

愛沙尼亞與盟國及夥伴國的外交關係大有斬獲。2004年，愛沙尼亞加入北約與歐盟，顯示愛沙尼亞能說服前述兩個組織向外擴張——過往沒有人敢誇下海口、拍胸脯保證。

除了傳統國與國外交，愛沙尼亞也著手推動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或施展軟實力，試圖強化國家魅力，而非運用強制手段建立國際影響力。畢竟，愛沙尼亞是「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發源地。³⁰

然而，愛沙尼亞最成功的地方是將自身塑造成數位國家。愛沙尼亞原創軟體(Skype與Wise)全球聞名，而2007年愛沙尼亞疑似遭俄羅斯網路攻擊也家喻戶曉。將蘇聯戰爭紀念碑從塔林市中心遷移至軍人公墓的做法，導致塔林街頭發生騷亂，愛沙尼亞政府、銀行及電信公司等單位網站連續數日遭到分散式



愛沙尼亞活躍分子沃克提出「歌唱革命」一詞，描述愛沙尼亞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境內類似社會運動。(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擊。³¹ 這些事件促使愛沙尼亞研擬創新的網路安全戰略與機構，例如網路防禦聯盟(Cyber Defense League，旨在保護愛沙尼亞網路空間的志願組織)與北約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一個跨國組織，針對網路防禦技術、戰略、作戰及法律方面進行研究與提供培訓)。³² 愛沙尼亞將數位能力視為國家軟實力的一環，廣泛針對數位治理相關規範，提供官方建議與指導。³³ 數據自由流動的數位歐洲，是愛沙尼亞自2017年起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期間的四大優先事項之一。³⁴

然而，愛沙尼亞國內數位基礎

設施短缺、資訊技術人才及相關研究與技術方面經費不足，將削弱此般雄心壯志並侵蝕此一軟實力。事實上，最近愛沙尼亞國際數位經濟排名下滑。³⁵ 雖然愛沙尼亞仍名列前茅，但排名下滑對以數位國家自詡的愛沙尼亞來說，維持長期聲譽實為一項重大挑戰。

假新聞、心理防衛及戰略溝通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在其他國家使用資訊工具實現國家目標的知名案例曝光，全球日益體認資訊領域所扮演的關鍵地位。與多數西方國家不同，愛沙尼亞國內俄羅斯裔占總人口23.7%，容易受莫斯科宣傳蠱惑，損及愛沙尼亞國家利益。2014年，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此舉加劇前述擔憂。克里米亞當地俄語人口受到電視宣傳影響，認為自己在當地被視為二等公民，應該支持脫離烏克蘭並加入俄羅斯。³⁶ 鑑於這種宣傳的大幅渲染，俄羅斯又經常指責波羅的海國家歧視，甚至壓迫俄羅斯在他國境內的「同胞」，分析人士與媒體對「納爾瓦(Narva，愛沙尼亞第三大城，當地約有90%俄語人口)會是下一個嗎？」齟齬不斷。³⁷

蘭德公司研究人員發現，儘管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官員持續監控國內俄語區的俄羅斯潛在挑釁行為，但對莫斯科能否持續鼓譟俄語人口存疑。研究人員指出，受訪者可能隱匿內心真實想法(例如，俄語人口的任何不滿，都會使波羅的海國家更加堅決不在公民身分與語言問題上讓步)，但研究人員也認為，北約共同防禦條款可有效嚇阻俄羅斯將局部襲擾升級為全面危機。此外，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制度完善，內部安全部門與邊防部隊克盡職責，比烏克蘭更能確保領土完整」。³⁸ 蘭德公司在非波羅的海國家之採訪結果，凸顯制度完善國家的重要性，而俄羅斯混合戰(Hybrid War)本質上就是一場治理戰爭，針對治理不善國家發起前述戰爭，反而可以產生最大效益。綜前所述，混合防禦就是要確保自身能夠合法與有效治理。³⁹

然而，愛沙尼亞希望能在安全部門和北約介入前解決資訊領域危害。俄語與愛沙尼亞語族群身處不同資訊空間，而俄羅斯裔收看俄羅斯電視與社交媒體，導致相關工作變得相當複雜。俄羅斯散布假訊息的成效尚不明確，尤其愛沙尼亞或其他地方，沒有專責機構系統性監測俄羅斯散布假訊息。⁴⁰ 然而，證據顯示，即便俄羅斯假訊息無法



群眾集會抗議拆除塔林銅製軍人像(Bronze Soldier of Tallin)，該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碑提醒愛沙尼亞人過往蘇聯占領歲月，以及納粹德國的戰敗。(Source: Leena Hietanen)

說服大多數愛沙尼亞境內俄語人口積極支持克里姆林宮論調，但似乎確實導致前述閱聽人質疑新聞可信度，進一步導致心存不滿的俄語人口感到疏離，無法聚焦迫切社會問題。⁴¹

此外，愛沙尼亞俄語社區居民社經地位有所差異。愛沙尼亞有大量俄羅斯裔中產階級，特別是在塔林周邊，他們支持愛沙尼亞加入歐盟，並利用機會經營私營企業。⁴² 但與此同時，仍有超過6萬6,000名愛沙尼亞居民的公民身分未定。大部分俄語人口集中在東北偏鄉，勞動市場存在種族與語言隔閡，部分居民不得其門而入。⁴³

同時，無法掌握愛沙尼亞人是否嚴正看待假訊息威脅：可能因為愛沙尼亞語人口有「認知防護屏障」(Cognitive Shield of Protection)，或者自認為有前述屏障可以應處假訊息。正如2018年，一位匿名獨立媒體專家在研究中解釋，蘇聯占領期間的記憶歷歷在目，許多家庭堅守反俄論調，使得愛沙尼亞族裔無視當前克里姆林宮四處散播的謊言。⁴⁴ 或者，正如《經濟學人》更直白點出：「大多數人不相信任何類似蒲亭論調的隻字片語。」⁴⁵ 但是，多數莫斯科假訊息並非針對愛沙尼亞語人口，而可

能正是置之不理的態度，愛沙尼亞人對假訊息所帶來的影響毫不在乎。例如，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前，2018年11月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民意調查發現，僅56%愛沙尼亞選民對網路上假訊息與錯誤訊息感到擔憂(歐盟平均為73%)，而43%愛沙尼亞選民對打擊社群媒體虛假、誇大或扭曲敘事的作為感到滿意(歐盟平均為40%)。⁴⁶ 愛沙尼亞當地媒體專家如此描述前述情況：「全歐洲就愛沙尼亞人民最天真。我們在面對假新聞的時候，真的是天真無邪。」⁴⁷

愛沙尼亞資訊戰略著重建立國內社會韌性，而不是發展直接影響俄羅斯的工具。因此，心理防衛概念是資訊戰略的核心。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構想》將前述資訊戰略簡略定義為「提供社會大眾相關資訊，提升民眾憂患意識，針對危及愛沙尼亞憲政體制、社會價值觀及傳統美德的相關訊息活動提高警覺」。⁴⁸ 構想內容如下：

為阻止扭轉恐怖組織及他國軍事手段攻擊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力，心理防衛為必要手段。因此，必須制定適切應對措施。心理防衛旨在預防愛沙尼亞陷入危機，提高社會安全意識，以及阻止因操縱與渲染假訊息所引發的群眾暴力，或利用憲政體制以外的手段來提升危機管理能力。⁴⁹

在愛沙尼亞安全思維中，心理防衛有種積極手段——戰略溝通：「包括規劃國家政治、經濟及國防相關的聲明與活動，彙整完善資訊，轉達社會大眾周知。」⁵⁰ 戰略溝通對象包括國內民眾與國際社

會，本著愛沙尼亞整體國防構想，仰賴人民與網路媒體進行相關宣傳。⁵¹ 戰略溝通統由愛沙尼亞政府辦公室(Government Office)集中管控，依循一貫重視實體安全的往例，側重國家安全與國防。⁵²

實務上，愛沙尼亞戮力執行戰略溝通，根據政府宣傳手冊指導方針向公眾提供真實資訊。⁵³ 例如，警察金融情報單位(Police Financial Intelligent Unit)、愛沙尼亞資訊系統管理局網路安全單位(Cyber Security Unit of the Estonian Information Systems Authority)、情報部門(如Kapo)及涉外情報局等組織發行的年鑑。2016年，涉外情報局前局長在年鑑前言中，充分解釋發行此類刊物之目的：

編撰一份描述愛沙尼亞周邊國際安全環境的文件，提供愛沙尼亞公民與外國民眾參見，最初是為了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及烏克蘭東部衝突升級後，愛沙尼亞或外國媒體每天都在詢問：「納爾瓦會是下一個嗎？」遑論屢次分析克里姆林宮對波羅的海國家居心叵測。然而，官方公開聲明僅有寥寥數語甚至不予回應，導致少數真實訊息沒入海量不完整資訊中。長此以往，公共空間充斥世界末日場景、訊息真假參半，群眾極度渴望接收真實資訊。毫無疑問，此種發展對國家心理防衛產生負面影響。與此同時，愛沙尼亞設置涉外情報局，主要任務是確保那些「需要知道」相關訊息者可以獲得絕佳威脅評估。這份出版品提供廣大民眾前述評估資料。⁵⁴

向俄語人口提供正確資訊的另一種方式，是愛

沙尼亞國家廣播電視臺(ERR)經營的俄語電視頻道ETV+。建立前述頻道的想法頗具爭議，多年來不斷碰壁，雖然愛沙尼亞境內愛沙尼亞語與俄語使用者收視習慣極為兩極。反對國家廣播電視臺播放俄語內容的各種論點層出不窮，包括成本過高、無法與俄羅斯節目一爭高下及需求缺乏——長此以往，期許全體國民理解愛沙尼亞語，而此時提供俄語廣播，將會降低俄語人口精進愛沙尼亞語文能力的動機。⁵⁵ 2014年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愛沙尼亞國會批准預算，設立全新頻道。ETV+頻道並非試圖與俄羅斯娛樂頻道打對臺或反制俄羅斯宣傳內容，而是專注當地奇聞軼事，企圖在長期耳濡目染下，使得俄語人口與國家、愛沙尼亞語人口及其他俄語人口更緊密相依，避免俄語人口扞格不入，無法融入當地生活。⁵⁶ 根據民意調查，儘管ETV+頻道收視時數僅占每日總收視時數的1.5%，但愛沙尼亞57%的「其他族裔」會定期收看ETV+頻道。⁵⁷

在資訊領域，愛沙尼亞已採取手段直接對抗俄羅斯——不支持非獨立或不良新聞媒體，拒絕發放特定組織員工的工作資格證明，甚至發布入境禁令。試圖封鎖「假新聞」與維護言論自由的兩手策略，導致愛沙尼亞左右為難，而反制假訊息本身也存在風險，此舉可能會被汙名化，認為政府實施國家審查制度。⁵⁸

愛沙尼亞還將假訊息議題推向國際舞臺。愛沙尼亞是最早表態支持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成立東方戰略司令部工作小組(East StratCom Task Force)的國家，該工作小組「報告與分析假訊息趨勢，解釋與揭露假訊息

敘事，提高民眾對假訊息負面影響的意識，而前述假訊息來自親克里姆林宮單位或個體，漫布歐盟東翼、俄羅斯鄰國及其他地區的資訊空間」。⁵⁹ 愛沙尼亞民眾也大聲疾呼，要求擴大工作小組作業規模與提高相關預算。⁶⁰ 此外，愛沙尼亞還贊助里加(Riga)北約戰略溝通卓越中心(NATO StratCom Centre of Excellence)，派員出任中心副主任一職。

經濟與金融

眾所周知，愛沙尼亞獨立後，國內經濟蓬勃發展。早期忍痛咬牙推動「下猛藥似」的經濟改革，包括價格自由化、私有化與賠償、單一稅率及貨幣改革，導致經濟高速增長(2000年代中期年增率高達12%)、經濟高度自由化、外國投資激增，進而使愛沙尼亞經濟與西方整合，最終於2004年加入歐盟。⁶¹ 事實證明，經濟將愛沙尼亞搖身一變成為西方國家，不再是俄羅斯附庸國，遭俄羅斯頤指氣使。當前，國家經濟政策仍具有相同目標與成效：避免俄羅斯經濟干預，是愛沙尼亞能夠從容面對俄羅斯敵對行為的重要因素。

能源是經濟政策的關鍵領域。愛沙尼亞頁岩油存量充足，可滿足90%發電需求，能源依賴率在歐盟最低。⁶² 不過，頁岩油有利亦有弊，是一種高汙染、高碳排的燃料，迫使愛沙尼亞必須引入新技術減少碳排放，增加再生能源占比，減少環境汙染。當前，愛沙尼亞再生能源消耗占比為歐盟平均水平的兩倍。⁶³

愛沙尼亞刻正密切整合國內與其他歐盟國家能源基礎設施。目前，愛沙尼亞電網與俄羅斯、拉脫維亞及芬蘭相連(通過海底Estlink 1與Estlink 2海

底電纜)，並尋求將電網與蘇聯時代統一電力系統(IPS/UPS)廣域電網脫軌，轉而與歐洲大陸同步介接——此專案在地緣政治與能源供應層面意義非凡。⁶⁴ 同時，愛沙尼亞著手調整國內天然氣供應系統，轉而介接中歐天然氣網路，並在境內建造一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進一步減少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⁶⁵ 愛沙尼亞一直嚴厲批評北溪一號與二號海底管線，認為前述計畫違反歐盟能源政策方向，反倒有利於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⁶⁶

愛沙尼亞也會實施更直截了當的經濟手段：自始至終支持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與金融制裁，反制俄羅斯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與干預頓巴斯戰爭，以及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等舉措。俄羅斯農產品(特別是乳製品與魚罐頭)反傾銷手段，導致波羅的海國家經濟蒙受比多數歐盟國家更大損失，同時也因石油價格上漲導致遊客減少。然而，維護國際法威信的重要性遠超過任何經濟損失。⁶⁷ 愛俄雙邊貿易對愛沙尼亞經濟發展極其重要，但並非全然如此。2019年，俄羅斯約占愛沙尼亞出口總量5%、進口總量8%。⁶⁸ 俄羅斯赴愛沙尼亞旅遊人數曾逐年增加，但2020年因新冠疫情肆虐人數大幅下降。2022年9月，愛沙尼亞攜手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波蘭，集體禁止持有短期申根簽證的俄羅斯國民入境。⁶⁹

在金融與法律方面，愛沙尼亞也證明自己具備抵禦俄羅斯層出不窮貪腐行徑與組織犯罪的能力。愛沙尼亞反腐敗策略旨在強化全體貪腐意識、提高決策與施政透明度、提升調查機構效能，以及防止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貪腐行徑。⁷⁰ 2021年，愛沙尼亞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



愛沙尼亞科赫特拉—耶爾韋(Kohtla-Järve)北基維約利(Põhja-Kiviõli)頁岩油礦。(Source: Mark A. Wilson)

ternational)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排名第13位(最不貪腐的前共產主義國家)。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標(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組織犯罪的企業營運成本項下排名第10位。⁷¹

然而最近，私部門爆發大規模金融醜聞。俄羅斯-摩爾多瓦洗錢網路(Russian-Moldovan Laundromat)、摩爾多瓦第二洗錢網路(Moldova II Laundromat)及亞塞拜然洗錢網路(Azerbaijani Laundromat)藉由愛沙尼亞金融系統集體洗錢約130億美元，資金來源可疑，幾乎都是非當地居民個人帳戶。同年，愛沙尼亞《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預防法》生效，而2017年下半年，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期間，主導修訂歐盟第四次反洗錢指令。⁷²

但2018年，愛沙尼亞金融業聲譽遭受更大損害。當時，民眾舉報導致當地監管單位對丹麥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愛沙尼亞分行展開調查，揭露逾2,000億歐元可疑交易。⁷³ 愛沙尼亞國家檢察官擴大調查範圍，將波羅的海金融業龍頭瑞典銀行納入調查對象，以該行未能打擊洗錢活動為由展開調查。⁷⁴

俄羅斯利用貪腐吸引區域菁英，建立政治裙帶關係，在國內與鄰近地區擴大影響力。⁷⁵ 顯然，愛

沙尼亞與歐洲必須強化反貪腐作為。遺憾的是，前述工作非常艱鉅，追蹤資金來源複雜耗時，所以難以判定貪腐是否違法，也很難控制或阻止資金流動。⁷⁶

入侵烏克蘭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毫不意外，愛沙尼亞迅速做出強烈回應，投入大量資源鞏固防禦工事。2022年1月，愛沙尼亞增列四年期預算，額外提供國防部與內政部3.8億歐元，同年3月，國防預算再度追加4.76億歐元，全民國防預算追加8,600萬歐元，⁷⁷期能快速提升現有國防戰力。當局更預计划在2024年將國防預算提升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迄今，愛沙尼亞提高國防預算獲得跨黨派與國內民眾支持；即便如此，如果沒有烏克蘭戰爭，國防預算也不可能快速大幅增加。愛沙尼亞還與周邊國家攜手，強力要求北約大幅增加北約波羅的海駐軍。⁷⁸ 2022年6月馬德里峰會，北約成員國元首與政府領導人達成共識，共同強化嚇阻與防禦措施，區域涵蓋北約東翼。⁷⁹

在經濟領域，愛沙尼亞強烈支持歐盟制裁手段，甚至在國內媒體壓力下，實施額外單邊制裁，⁸⁰同時承諾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並在帕爾迪斯基(Paldiski)建造浮式液化天然氣接收站。⁸¹ 在資訊領域，愛沙尼亞禁止部分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媒體採訪，並遣返散布政治宣傳的俄羅斯外交官。⁸²

愛沙尼亞想方設法直接援助烏克蘭。政治上，波羅的海三小國大力聲援烏克蘭(俄羅斯入侵當天，三國外交部長身處基輔)。在物資方面，前述三個國家甚至在俄羅斯入侵前就宣布軍援烏克蘭，

4月初，愛沙尼亞已軍援2.2億歐元的武器、彈藥及防護裝備。⁸³ 大約同一時期，非官方人道主義援助金額達1,500萬歐元，並且有近2萬7,000名烏克蘭難民入境愛沙尼亞。⁸⁴

結論

雖然愛沙尼亞國土狹小，但因運用DIMEFILPSI等國家權力，在抗俄過程取得不少進展。近年來，規劃改善相關基礎建設，包括規劃建造連接波羅的海國家與歐洲地區的波羅的海鐵路，以及連接塔林與赫爾辛基間之隧道。⁸⁵ 除了經濟效益外，愛沙尼亞與其他歐洲國家緊密整合後，還可以強化國家安全。

事實上，愛沙尼亞抗俄過程最可取之處，就是運用傾國之力團結盟國資源，而非與俄羅斯直接針鋒相對。愛沙尼亞運用靈活外交手腕，取得北約與歐盟會員資格，並配合前述組織與盟國共同規劃執行推展相關事務。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正是西方國家當前面臨的威脅，無論戰爭結果，心懷憤恨的俄羅斯似乎都繼續在政治上挑釁鄰國。但是俄羅斯如果對愛沙尼亞輕舉妄動，就必須同時面對29個(很快將有31個)北約會員國與26個歐盟會員國。經典小國戰略對愛沙尼亞國家安全頗有助益，愛沙尼亞應繼續倡導多國解決方案，持續分享應對俄羅斯不當舉措的最佳做法。

建立韌性相當重要，而愈來愈多國際學術研究與實務案例可供借鏡。愛沙尼亞應落實公共事務管理、研擬社會經濟解決方案，以及協助忠於國家的公民融入當地社會，以應對境內俄語少數族裔所帶來的潛在挑戰。⁸⁶

作者簡介

Tony Lawrence是愛沙尼亞塔林防衛與安全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研究員兼國防政策與戰略專案負責人。

Reprint from *Prism*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Ahto Lobjakas, "Estonia: Fearing 'Decoding' by Russia," in *The Different Faces of "Soft Power": The Baltic States and Eastern Neighborhood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ed. Toms Rostoks and Andris Spruds (Rīga: Latv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217.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Commitment to Enhance Resilience.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Warsaw, 8–9 July 2016," press release no. (2016) 118, July 8,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80.htm>.
3. "NATO Jets Scrambled Six Times Last Week in Baltic Air Policing Duties," ERR News, March 2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923424/nato-jets-scrambled-six-times-last-week-in-baltic-air-policing-duties>>; "Russia at UN: Estonia, Latvia Violating Human Rights," ERR News, September 23, 2015,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16798/russia-at-un-estonia-latvia-violating-human-rights>>; and "Moscow: Border Treaty Won't Be Ratified If Estonia Doesn't Change Conduct," ERR News, May 2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833760/moscow-border-treaty-won-t-be-ratified-if-estonia-doesn-t-change-conduct>>.
4. "Officials: Estonian Counterintelligence Officer Abducted to Russia at Gunpoint From Estonian Soil," ERR News, September 5, 2014,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13544/officials-estonian-counterintelligence-officer-abducted-to-russia-at-gunpoint-from-estonian-soil>>.
5. Douglas A. Livermore, "A Primer on Understanding the Threat - Russian, Iranian, and Chinese Political Warfare," *Small Wars Journal*, 12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primer-understanding-threat-russian-iranian-and-chinese-political-warfare>>.
6. Jyri Raitasalo, "America's Constant State of Hybrid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constant-state-hybrid-war-48482>>.
7. "Eesti Vabariigi julgeolekupoliitika aluste heakskiitmine [Approval of the bases of the security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adopted March 6,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riigiteataja.ee/akt/72805>>;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2004)* (Tallinn: Government of Estonia, 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6841/Estonia-2004.pdf>>;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Estonia* (Tallinn: Government of Estonia,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6839/Estonia%20-%20National%20security%20concept%20of%20estonia%202010.pdf>>;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2017* (Tallinn: Government of Estonia,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elfinder/article_files/national_security_concept_2017_0.pdf>.
8. Erik Männik, "The Evolution of Baltic Security and Defense Strategies," in *Apprenticeship, Partnership, Membership: Twenty Years of Defense Development in the Baltic States*, ed. Tony Lawrence and Tomas Jermalavičius (Tallin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ICDS], 2013), 21–22, available at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8/05/RKK_Apprenticeship__Partnership__Membership_WWW.pdf>.
9. Vaidotas Urbelis, *Defense Policies of the Baltic States: From the Concept of Neutrality Towards NATO Membership*, NATO-EAPC Individual Fellowship Report 2001–2003 (Vilnius, 2003), 5.
10. "Eesti Vabariigi julgeolekupoliitika aluste heakskiitmine" [Approval of the bases of the security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adopted March 6, 2001, Riigi Teataja [State Gazette], available at <<https://www.riigiteataja.ee/akt/72805>>.
11. Ivo Juurvee, "Estonia's Approach to Societal Security," in *Societal Security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Expertise Mapping and Raising Policy Relevance*, ed. Mika Aaltola,

- Boris Kuznetsov, Andris Sprūds, and Elizabete Vizgunova, (Rīga: Latv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106, available at <https://liia.lv/en/publications/societal-security-in-the-baltic-sea-region-expertise-mapping-and-raising-policy-relevance-716?get_file=1>.
12. Andres Kasekamp, *A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25–126.
13. Sintija Oškalne, “Suprem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Roles of Presidents, Parliaments, Governments, Ministries of Defense and Chiefs of Defense,” in *Apprenticeship, Partnership, Membership: Twenty Years of Defense Development in the Baltic States*, 124–135.
14. “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t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Eesti.ee, available at <<https://www.eesti.ee/en/education-and-research/national-defense-education/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t-upper-secondary-schools/>>.
15. “Estonian Defense League,” Kaitseliit [Estonian Defence League], available at <<http://www.kaitseliit.ee/en/edl>>.
16. Juhan Kivirähk,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Defence* (Tallinn: Turu-uuringute AS, 2019), 22–23, available at <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elfinder/article_files/public_opinion_and_national_defence_2018_march_0.pdf>.
17. Ibid, 41, 57.
18. Scott Boston, Michael Johnson, 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 and Yvonne K. Crane, *Assessing the Conventional Force Imbalance in Europe: Implications for Countering Russian Local Superiorit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8), 7–9., available at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402.html>.
19. 例如，請參見Stephan Frühling and Guillaume Lasconjaras, “NATO, A2/AD and the Kaliningrad Challenge,” *Survival* 58, no. 2 (March 2016), 95–116; Alexander Lanoszka and Michael A. Hunzeker, “Confronting the Anti-Access/Area Denial and Precision Strike Challenge in the Baltic Region,” *RUSI Journal*, 161, no. 5 (2016), 12–18.
20. NATO, “Defens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2011–2018),” press release no. (2019) 034, March 14, 2019; Henrik Praks, “Estonia’s Approach to Deterrence: Combining Central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in *Deterring Russia in Europe: Defence Strategies for Neighbouring States*, ed. Nora Vanaga and Toms Rostok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54.
21. Piret Paljak,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pprenticeship, Partnership, Membership: Twenty Years of Defense Development in the Baltic States*, 210.
22. Ibid. 225.
23. Kadri Liik, “The EU Gives a Small Country Like Estonia a Voice,” *The Guardian*, June 15,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jun/15/eu-gives-small-country-estonia-voice>>.
24. Ivo Juurvee and Lavly Perling, *Russia’s Espionage in Estoni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nvictions* (Tallinn: ICDS, 2019), 3–4 available at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9/11/ICDS_Analysis_Russias_Espionage_in_Estonia_Juurvee_Perling_November_2019.pdf>; Grzegorz Kuczyński, “Estonian Spy Hunters,” *The Warsaw Institute Review*, March 12, 2018.
25. 案例請參見Emily Ferris, “Probing the Baltic States: Why Russia’s Ambitions Do Not Have a Security Dimension,” RUSI, November 2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probing-baltic-states-why-russias-ambitions-do-not-have-security-dimension>>.
26. Michael Weiss, “The Estonian Spymasters: Tallinn’s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topping Russian Spies,” *Foreign Affairs*, June 3,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entral-europe/2014-06-03/estonian-spymasters>>.
27. Ibid.
28. “Russia,”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vm.ee/en/countries/russia?display=relations>>.
29. Alessandra Stanley, “Russia Agrees to Full Withdrawal of Troops in Estonia by Aug. 31,”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7, 1994,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1994/07/27/world/russia-agrees-to-full-withdrawal-of-troops-in-estonia-by-aug-31.html>>.
30. 愛沙尼亞獨立前，反蘇聯集會抗爭包含群眾聚集塔林廣場，齊唱愛國與民俗文化歌曲。「歌唱革命」一詞由愛沙尼亞活躍分子沃克(Heinz Valk)提出，主要描述愛沙尼亞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境內的類似社會運動。

31. 實用的回顧請參見Ivo Jurvee and Anna-Mariita Mattisen, *The Bronze Soldier Crisis of 2007: Revisiting an Early Case of Hybrid Conflict* (Tallinn: ICDS, 2020), available at <<https://icds.ee/en/the-bronze-soldier-crisis-of-2007/>>.
32. “Estonian Defence League’s Cyber Unit,” Kaitseliit, available at <<http://www.kaitseliit.ee/en/cyber-unit>; “About Us,” NATO Cooperative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available at <<https://ccdcoe.org/about-us/>>.
33. “Estonia is trying to convert the EU to its digital creed,” *The Economist*, July 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7/07/06/estonia-is-trying-to-convert-the-eu-to-its-digital-creed>>.
34. “Priorities of the Estonian Presidency,” EU2017.
35. Tomas Jermalavičius, *Small State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available at <<https://www.americanacademy.de/small-state-power-in-the-digital-era/>>.
36. Michael Kofman and Matthew Rojansky, *A Closer Look at Russia’s “Hybrid War,”* Wilson Center Kennan Cable 7 (April 2015), 4, available a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publication/7-KENNAN%20CABLE-ROJANSKY%20KOFMAN.pdf>>.
37. 「納爾瓦」位於愛沙尼亞東北部，與俄羅斯接壤，當地俄語人口占97%。
38. Stephanie Pezard, Andrew Radin, Thomas S. Szayna, and F. Stephen Larrabee,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Russia: Threat Perceptions, Respons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Wake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19–20, available at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579.html>.
39. Octavian Manea, “Hybrid War as a War on Governance. Interview With Dr. Mark Galeotti,” *Small Wars Journal*, August 19, 2015, available at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hybrid-war-as-a-war-on-governance>>.
40. Edward Lucas and Peter Pomeranzen, *Winning the Information Wa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August 2016), 44.
41. Jill Dougherty and Riina Kaljurand, *Estonia’s “Virtual Russian World”: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Media on Estonia’s Russian Speakers* (Tallinn: ICDS, 2015), 16–17; Dmitri Teperik, Grigori Senkiv, Giorgio Bertolin, Kateryna Kononova, and Anton Dek, *Virtual Russian World in the Baltics: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Online Behaviour and Ideological Content Among Russian-Speaking Social Media Users in the Baltic States* (Riga: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 May 2018), 39.
42. Vassilis Petsinis, “In Estonia, We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Overstate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War,” openDemocracy, May 30,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in-estonia-we-should-be-careful-not-to-overstate-impact-of-information-w/>>.
43. 1992年，俄羅斯法律規定，境外蘇聯公民(包含49萬4,000名愛沙尼亞境內俄語人口)不會自動核發公民身分。無意申請愛沙尼亞、俄羅斯或其他國家公民身分者，將核發居住許可證與外來居民(灰色)護照。前述人員雖然尚無公民身分，但仍可享有愛沙尼亞公民權利(投票、參軍及服公職權利除外)。Liis Velsker, “Ülevaade: millised õigused annaks halli passi omanikele Eesti kodakondsus” [Overview: What rights would Estonian citizenship give to grey passport holders], *Postimees*, January 2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postimees.ee/3990789/ulevaade-millised-oigused-annaks-halli-passi-omanikele-estni-kodakondsus>>;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ctober 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siseministeerium.ee/en/activities/citizenship-and-migration>>; Dougherty and Kaljurand, *Estonia’s “Virtual Russian World,”* 18.
44. Dmitri Teperik, “Estonia,” in *Disinformation Resili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d. Olga Chyzhova (Kyiv: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18), 120, available at <https://stratpol.sk/wp-content/uploads/2018/06/DRI_CEE_2018.pdf>.
45. “How the Baltic states resist Russia,”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1/31/how-the-baltic-states-resist-russia>>.
46.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Factsheet—Estonia,” European Union Eurobarometer 477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Factsheet,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198>>.
47. “Survey: Estonians Most Unquestion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ors in EU,” ERR News, February 2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912300/survey-estonians-most-unquestioning-information-disseminators-in-eu>>.
48.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2017*, 20.

49. Ibid.
50. Ibid.
51. Ibid.
52.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Republic of Estonia, January 1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valitsus.ee/en/press-information-contacts/government-communication/strategic-communication>>.
53.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andbook* (Tallinn: Government Off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pdfroom.com/books/government-communication-handbook/Pe5xQPR1dnN>>.
5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Estonia 2016* (Tallinn: Estonian Information Board, 2016), 5, available at <<https://www.valisluureamet.ee/doc/raport/2016-en.pdf>>. 愛沙尼亞資訊委員會(Estonian Information Board)為愛沙尼亞涉外情報局的舊稱。
55. Andres Jõesaar, “Trend Breaker: The Impact of the Launch of Russian-Language Television Channel ETV+ on Estonian Public Broadcasting’s Viewing Trends,” in *Resisting Foreign State Propaganda in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EU, Russia, and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Brussels and Riga: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and Brīvības un Solidaritātes Fonds, 2016), 136, available at <http://bsf-latvija.lv/wp-content/uploads/2016/09/research_FEPS_BSF.pdf>.
56. Riina Kaljurand,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Baltic States’ Security,” in *Fortress Russi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 Russia Following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Baltic States*, ed. Andis Kudors (Riga: Centre for East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16), 186, available at <<http://appc.lv/en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2/vaks-ar-tekstu.pdf>>.
57. Katrin Männaste, “Teleauditooriumi ülevaade novembris 2020 [TV audience review November 2020],” Kantar Emor, December 10, 2020. Kivirähk,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95. 根據收視人口比例圖，愛沙尼亞有17.3%其他族裔人口會收視ETV俄語頻道。愛沙尼亞語頻道收視習慣調查結果：每週收視5-7日(18%)、每週收視3-4日(19%)、每週收視2日以下(20%)，而俄羅斯電視頻道收視習慣調查結果依序為41%、20%及13%。
58. 愛沙尼亞強調媒體自由，並在近期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名列第四。請參見“Press Freedom Index,”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
59.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the East StratCom Task Force,”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October 2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2116/-questions-and-answers-about-the-east-stratcom-task-force_en>.
60. Jakub Janda, “Open Letter of European Security Experts to Federica Mogherini: Please Start Taking the Russian Disinformation Threat Seriously!” European Values, available at <<https://www.stopfake.org/en/open-letter-of-european-security-experts-to-federica-mogherini-please-start-taking-the-russian-disinformation-threat-seriously/>>.
61. 完整資訊請參見Mart Laar, *The Estonian Economic Miracl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 2060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estonian-economic-miracle>>.
62. The ratio of net energy imports to gross inland energy consumption: Helle Truuts,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Estonia* 2/2018, 45, 47,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ee/sites/default/files/2020-07/Quarterly_Bulletin_2-2018.pdf>.
63. Ibid, 46.
64. “Synchronisation with continental Europe,” Elering, available at <<https://elering.ee/en/synchronization-continental-europe>>.
65. “Gas Market,”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arch 18,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mkm.ee/en/objectives-activities/energy-sector/gas-market>>.
66.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Should Be Halted Says Foreign Minister,” ERR News, July 3, 2018,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843954/nord-stream-2-gas-pipeline-should-be-halted-says-foreign-minister>>.
67. Andres Kasekamp, “Are the Baltic States Next?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in *Strategic Challenges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Russia, 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ed. Ann-Sofie Dahl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2018), 66.
68. “Foreign Trade since 2004: FT09: Exports and Imports by Country (Months),” Statistics Estonia, April 9, 2019.
 69.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Poland Stop Entry to Russian Tourists Through External Borders,” Estonian Police and Border Guard Board, September 9,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sei.ee/en/news/estonia-latvia-lithuania-and-poland-stop-entry-to-russian-tourists-through-external-borders-10757>>.
 70.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2013–2020*, (Tallinn, Republic of Estonia) 1–2, available at <https://www.korruptsioon.ee/sites/www.korruptsioon.ee/files/elfinder/dokumendid/estonian_anti-corruption_strategy_2013-2020.pdf>.
 71. Comparative rankings for Latvia, 40th and 33rd: Brian Whitmore, *Putin’s Dark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Analysis, 2018), 4.
 72. *Yearbook 2017* (Tallinn: Police and Border Guard Boar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2018), 11–16, 4.
 73. “Estonia Orders Danske Bank Branch to Shut,” BBC News, February 1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7292732>>.
 74. “Swedbank Issued SEK 4 Billion Fine for Failing to Combat Money Laundering,” ERR News, March 19, 2020.
 75. James Greene, *Russian Responses to NATO and EU Enlargement and Outreach*, 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 2012/02, June 2012, 9, available at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Russia%20and%20Eurasia/0612bp_greene.pdf>.
 76. *Yearbook 2017*, 13.
 77. “The Government Will Allocate Over Half a Billion Euros for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Defence Capability of the State and for Extensive National Defence,” Republic of Estonia, March 2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valitsus.ee/en/news/government-will-allocate-over-half-billion-euros-reinforcement-defence-capability-state-and>>.
 78. “Estonian PM: We need a NATO division,” ERR News, March 30,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608549214/estonian-pm-we-need-a-nato-division>>.
 79. “2022 NATO Summit,” NATO, July 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96144.htm>.
 80. “Estonia Suspends All Oil Transit From Belarus,” ERR News, February 3,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608487619/estonia-suspends-all-oil-transit-from-belarus>>.
 81. “Estonian Government Decides to Cease Imports of Russian Gas,” Republic of Estonia, April 7,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valitsus.ee/en/news/estonian-government-decides-cease-imports-russian-gas>>. 愛沙尼亞從俄羅斯進口46%石油，而石油僅占8%能源消耗(2020年統計資料)。Aisha Majid, “How Europe Is Dependent on Russian Gas,” *The New Statesman*, February 22,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hart-of-the-day/2022/02/how-europe-is-dependent-on-russian-gas>>. “Estonia: Energy Country Profile,” Our World in Data, available at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country/estonia#what-sources-does-the-country-get-its-energy-from>>.
 82. Charlie Duxbury, “Estonia Fights Back Against Pro-Russia Messaging,” *Politico*, March 23,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stonia-fight-back-pro-russia-propaganda/>>.
 83. “Baltic States to Send Weapons to Ukraine in Face of Possible Russian Invasi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anuary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rferl.org/a/ukraine-baltic-states-weapons-russia/31665474.html>>; “Estonia’s €220-Million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Substantially Diversified,” ERR News, April 6,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608555886/estonia-s-220-million-military-aid-to-ukraine-substantially-diversified>>. 愛沙尼亞軍援金額占國防預算30% (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而各國援烏金額無法相互比較，因為各國計算標準不同，部分國家採用新制計算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部分國家則以折舊後重置成本(Depreciated Replacement Cost)予以計算。
 84. “Humanitarian aid to Ukraine,”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vm.ee/en/humanitarian-aid-ukraine>>. “Almost 600 Ukrainian Refugees Arrived in Estonia on Sunday,” ERR News, April 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ews.err.ee/1608553717/almost-600-ukrainian-refugees-arrived-in-estonia-on-sunday>>.
 85. “Rail Baltica—Project of the Century,” Rail Baltica; “Helsinki-Tallinn,” FinEst Link.
 86. Kaljurand,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186.